昭代典則

昭代典則卷之六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黄光昇編輯

吴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曰校刋行

太祖高皇帝

己酉二年春正月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

上謂禮官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茲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於是命翰林詞臣撰制文以頒之。京都城隍曰。聦此與王之郡。神相居多宜加封曰。承天鑒國司民昇福明靈王。明者神之體。容光必照。靈者神之用。隨感而通。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

開封城隍曰。睠此名城。天下之中。定帝王之宅。金湯既甲於列郡。神號宜盛於他邦。可封曰承天鑒國司民顯聖王。顯則著其靈明無不照。聖則造乎極。大而化之。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臨濠城隍曰。睠此鄉邦之地寔同豐沛之都。朕肇自戎行。至成大業。皆神默相。豈敢忘初。可封曰承天鑒國司民貞佑王。貞則無二。亶明睿而無私。佑則垂祥。仰感通之如在。太平城隍曰。睠此名城。雄奠江表。朕初飛渡。首駐其間。再四禱祈。神告不二宜封曰承天鑒國司民英烈王。英則發越精華。烈則明威烜赫。和州城隍曰。睠此名城。雄奠江右。王師來止。屢獲成功。非神相之。何以臻此。宜封曰承天鑒國司民靈

護王靈則威加於顯著護則福及於保綏滁州城隍曰睠此名城雄奠江淮王師首駐戰勝居安成此駿功寔神相之宜封曰承天鑒國司民靈佑王靈則威之顯著佑則福之保綏各府城隍曰睠此郡城明祇所司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威靈公威則照臨有赫靈則通感無方各州城隍曰睠此州城靈祇攸主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靈佑侯靈則隨感而通佑則錫善以福各縣城隍曰睠此縣邑靈祇所司威靈丕著福澤普施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顯佑伯顯則威靈丕著佑則福澤普施云

名蒙古舊臣問政事得失

馮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上曰以寬

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蹶弦急則絶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躭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弛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命立功臣廟于雞鳴山

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太原南平閩廣越有十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痛切朕懷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雞鳴山

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爲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没。而名永不磨矣。於是廟成。論次諸臣之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次李文忠。次鄧愈。次湯和。次沐英。次胡大海。次馮國用。次張德勝。次吳良。次吳禎。次曹良臣。次康茂才。次吳復。次茅成。次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命死者塑像于廟。祀之。仍虛生者之位。

丁未定太廟功臣侑享

時以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并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七人已卒。祀廟中。後罷永安。而徐常李鄧湯沐六王。侯其卒進侑。皆　太祖親定也。然功臣廟無再成世

傑。而太廟有之。焉國用丁德興。茅成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祭於功臣廟。而太廟不與。此太祖之權衡度量。非後人所能測識也。

命有司建蒙古右丞余闕。總管李黼祠祀之

勅禮部曰。自古忠臣義士。必褒崇於後代。葢以厲風教也。元右丞余闕。守安慶。舉家死節。江州總管李黼。臨難殉義。與闕同轍。宜令有司建祠肖像祀之。〇按余闕李黼者。固中國人也。何以死哉。夫既委身事之。則不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天理民彝之根於心。自不容已矣。彼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其殆未諒此歟。

以廣東行省參政周禎爲刑部尚書

上諭之曰。刑以輔治。唐虞所不免。觀舜命皐陶之辭。於
雖曰明刑。終期於無刑。皐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恤刑爲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
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深有所契。卿當體之。
置河間長蘆河東陝西二都轉運鹽使司。○命都督孫遇
僊等一十八人祭天下五嶽五鎭四海四瀆之神。○詔免
山東北平燕南河東山東北京河南潼關唐鄧光息等處
秋糧。○遣使以卽位詔諭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諸國。○蒙
古學士承旨危素。自北平至京。詔賜新製衣冠以爲侍講
學士。○副將軍常遇春師至大同。蒙古守將竹貞等棄城
走

上遣使齎勅至太原。諭諸將曰。朕生長臨濠。義起西鄉。率衆渡江。集兵養民於江左十有五年矣。兵馬益盛。疆宇益大。今至六合一家。人民休息。天下和平。不二三年見矣。然此非六軍將士。安能如是。尤賴大將軍及諸偏將軍。協力以成天下之大事。以安六合之黎民。然前言不過人事耳。惟上天之眷佑。大將軍所至敵人摧枯拉朽。天道昭然。可不敬乎。惟諸將軍留意爾之功。天授爾之生亦天也。孟子有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今我朝之名臣。非爾等何人哉。古人功高自以爲平常。功平常自以爲無功。此古賢哲之道也。至若國家賞有功。罰有過。必不以功高爲平常。平常爲無功也

近者大夫湯和。定制左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曾定賞。爲大將軍等滅胡未還故也。於是再遣各官。從大將軍征進。以湯和爲偏將軍。楊璟聽調。其璟兵出澤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算以累軍。此亦古今兵家常事耳。又何慮焉。太原之捷。皆得此爲掎綴以分其勢。可不謂奇乎。今定左副將軍馮宗異。居遇春之下。偏將軍湯和。居宗異之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之下。協力同心。剪除餘虜。

右丞薛顯克潞州桃花寨○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

湖廣行省臣言。慶遠府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

等處宋元皆用其夷酋爲安撫使以統之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護首來款附宜如宋元制錄用以統其民則蠻情易服守兵可減上從之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置安撫使同知副使經歷各一員以天護爲同知通判王毅爲副使

諭宰臣更議朝賀三呼之禮

上以羣臣每遇正旦聖壽朝賀行禮呼萬歲者三雖云臣子祝上實亦虛詞因諭宰臣更其始如朝賀之日贊禮者云贊呼衆皆曰願君有道又贊呼則曰天下和平做此意與諸儒議之於是廷臣議曰三呼之詞乃臣子祈君之至誠若如聖諭則謙德有餘然於臣子之誠不

盡今更其詞。今贊禮者。始贊呼。則曰。聖躬萬福。制可。
平章韓政進攻蟻尖寨。克之○二月詔脩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
當紀載。況史記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廼詔中書左丞
相李善長為監脩。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為
總裁。徵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為纂修。開
局於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儒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
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
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
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疏闊。禮樂

無聞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
危雖間有聖智之臣言不見用不見信於天下遂至土
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
言行亦多有可稱者今命爾等修纂以備一代之史務
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

遣祭馬祖先牧馬步馬社之神

初命築壇於後湖祀馬祖諸神至是禮官奏言周官春
祭馬祖夏祭牧人冬祭馬步馬祖天駟星也孝經說云
先牧始養者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馬步謂神之灾害
於馬者今擬春秋二仲月甲戊庚日遣官行禮

詔立皇陵碑上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陵遣太常寺行祭

告禮。○帝躬享先農，以后稷氏配。遂耕籍田于南郊。○增
天下神祇壇於圜丘之東，方丘之西。
禮部尚書崔亮奏。按禮運曰。禮行於郊，則百神受職。沈
括援唐制云。凡有事上帝，則百神皆預。今擬圜丘方丘
大祀前期，遣使預告百神，如圜丘，則曰某年月日，帝后
有事於圜丘。咨爾百神，以相配事。方丘亦如之。乃增天
下神祇壇於圜丘之東，方丘之西。其神主題曰天下神
祇。詔從之。
大將軍徐達師次河中。遣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先渡河
趨陝西。○以翰林院直學士詹同爲侍讀學士，秦裕伯爲
待制

裕伯仕元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避地松江之上海。以養母。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上命中書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裕伯受元爵祿。二十餘年。背之。是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是不孝也。不忠不孝之人。何益於人國。乃上書於中書固辭。洪武元年。省臣復檄起之。裕伯稱疾不出。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鬬。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必有後悔。裕伯拜書。遂入朝。上欲命以官。屢以故辭。至是以爲侍制。○上謂侍讀學士詹同曰。以仁義定天下。雖遲而長久。以詐力取天下。雖易而速亡。鑑於周秦可見矣。故周之仁厚。可以爲法。秦之暴虐。可以爲戒。

若漢唐宋之政治。亦互有得失。但當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若槩曰漢唐宋。而不審擇於是非。則得失混淆矣

○上謂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卽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上謂侍讀學士詹同侍制秦裕伯曰。往者四方鼎沸。生民之禍極矣。天道厭亂。人心思治故作難者。皆底滅亡。今疆土雖定。然中原不勝凋獘東

南雖已甦息而錢穀力役又皆仰之果何時可以休息也同對曰陛下撫念瘡殘憂勞于心誠天下蒼生之福也上曰苦寒者思溫執熱者思凉今民之思治甚於寒之思溫熱之思凉正當有以濟之○上與翰林侍制秦裕伯等論學術上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隘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隘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充廣聖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言○上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上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異賢而使之治民則

國無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補於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爲難。○上諭羣臣曰。昔元時不重名爵。或以私愛。輒授以官職。名雖易得。實無益実事。徒擁虛名而已。朕今命官。必因其才。官之所治。必盡其事。所以然者。天祿不可虛費也。又嘗思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當體吾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猶人行坦途。從容自適。苟貪賄罹法。猶行荊棘中。寸步不可移。縱得出。體無完膚矣。可不戒哉。○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言於上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

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鄙辱之存待大臣之體也時侍讀學士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恥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上深然之

丙申以水旱相仍祭告考妣

告曰伏見去年四方水旱災傷民命顛危今春風雨不時豈荒未卜因念微時皇考皇妣凶年嘗取草可茹者雜米以炊艱難困苦何敢忘之今富有四海而遭時若此咎實在兒生民何辜因具草蔬糲飯與妻妾共食旬日以同民艱以答天譴敢告知之

祭又不雨復告祭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旗纛諸

神

祝曰朕代前王統世治民當去歲紀年建號之初首値天下灾旱中原人民苦殃尤甚今年自孟春得雨之後中春再沾微雨至今又無雖未妨農務之急而氣候終未調順伏念去歲因旱民多顛危今又缺雨民生何賴寤寐憂惶夙夜靜思惟天地好生必不使下民至於失所然神無人何以享人無神何以祀朕不敢煩瀆天地惟衆神主司下土民物參贊天地化機願神以民疲之疾苦哀聞於上天厚地乞賜風雨以時以成歲豐養育民物各遂其生朕敢不知報

諭指揮表義訓練軍士

上諭指揮袁義曰。爾所統軍士。多山東健兒。勇而好戰若加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義以懷之。嚴號令以一之。庶幾臨敵之際。得其死力。今新陞武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富貴。皆自戰功得之。且智超千人。爲千人之長。智超萬人。爲萬人之長。昔平章俞通海與陳氏戰鄱陽湖。陳氏以巨艦壓通海舟。勢甚危急。其所統軍士。皆奮勇力。以首抵艦。鐵帽盡壞而後得脫。非通海訓練有素。恩威兼濟。安能得其死力若此。爾等宜效之。慎無怠惰廢事。○上諭諸將校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天下初定。豈可遽以爲安而忘警戒。朕觀爾等智慮多不及此。惟知享富貴。取娛樂於所統軍士。

慴然不知簡練。倘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駐館于廉訪司。有給搒除老兵數人。有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將舉所佩牙籤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其兵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一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井民爲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駢首就戮。妻子爲俘。國之亡者。實此輩亡之也。汝等可不戒哉。

詔定齋戒之期

翰林學士朱升等。奉勅齋戒撰文曰。凡祭祀必先齋戒。而後可以感通神明。戒者禁止其外。齋者整齊其內。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飲酒。不茹葷。不問疾。不弔喪。不聽

樂不理刑名此則戒也專一其心嚴畏謹慎不思他事
苟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
一誠無須臾間此則齋也大祀齋戒七日前四日為戒
後三日為齋中祭齋戒五日前三日為戒後二日為齋
既進覽上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為天
下生靈祈福宜下令百官一體齋戒若自有所告於天
地百神不關於民者恐百官齋戒不致尊精則不下令
又謂省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伸吾感戴之意禱
祈福祉以祐生民未嘗敢自徼惠也且齋所以致誠誠
之至與不至神之格與不格皆係於此故朕每致齋不
敢有一毫懈怠今定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

日不無太久大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爲不敬
可於臨祭齋戒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神明矣
命太常著爲令

大將軍徐達克奉元改奉元路爲西安府

初元行省平章李思齊據鳳翔府副將許國英穆薛飛
等守關中張思道與孔興脫伯列金牌張龍濂民李景
春等駐鹿臺以衛奉元及聞大兵入關思道等先三日
由野魚口遁去達至遣都督僉事郭子興將輕騎至擣
奉元而自率大軍繼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迎
降達遂按兵令左丞周凱入城撫諭明日達整師入改
奉元路爲西安府以夏德潤署府事常遇署經歷達師

之至鹿臺也元陝西行省平章哈麻哥棄奉元走盩厔爲民兵所殺平章歪頭西臺治書侍御史王武遁去復降斬之西臺御史桑哥失里守關家洞達遣攻之勢窮促不屈與妻子俱投崖死左丞拜泰古逃入終南山郎中王可仰藥死檢校阿失不花自縊死三原尹朱春謂其妻曰吾當以死報國妻曰卿能盡忠妾不能盡節耶亦俱投崖死時關中既附民饑上聞之命戶賜米一石繼又命赴孟津倉戶給米二石民大悅

癸卯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等率師發陝西進克鳳翔蒙古守衛李思齊奔臨洮○唐州兵亂大將軍徐達發陝西趨鳳翔遣平章楊璟及左丞周凱等征唐州○參政傅友

德克鳳州以指揮張能守之○癸丑置北平廣西二行省以山東參政盛原輔為北平參政中書參政劉惟敬為廣西參政○夏四月丙寅大將軍徐達克隴州遂克秦州徐達在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由豳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思道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我師取之其人足以備戰鬬其土地所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則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達留御史大夫湯和守營壘輜重令指揮金興旺僧余思明等守鳳翔遂移師趨隴州克之尋至秦州馬跑

泉。元守將呂德張義等遁去。遣都督僉事陳德領兵追獲之。徐達檄都督耿炳文指揮金興旺各運軍餉五千石赴鞏昌。令合肥衛千戶王宏將兵五百守隴州張規督將兵千人守秦州。

戊辰置陝西山西二行省。以中書參政汪廣洋爲陝西參政。御史中丞楊憲爲山西參政。改河南分省爲行省○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上諭之曰。人有精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琢之至於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敎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耶。盖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

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爲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導之不以其正。爲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

詔中書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屬之制。○大將軍徐達師至鞏昌。蒙古守將梁于中汪靈眞保等出降。以都督僉事郭子興守其城。遣右副將軍馮宗異征臨洮。都督副使顧時參政戴德征蘭州。○丁丑都督顧時等克蘭州。以指揮韓溫守之。○右副將軍馮宗異師至臨洮。蒙古守將李思齊降。徐達遣指揮韋正等守之

初思齊在鳳翔。上以書諭之。思齊見書有降意。其養子趙琦。與其麾下紿之。欲與西入吐蕃。思齊信之。遂俱奔

臨洮琦等私竊珍貨婦女匿山谷間思齊窮促。至是宗異師至。遂舉臨洮降。琦等亦相繼來降。宗異遣宣撫使張本中。報捷京師。大將軍徐達遣指揮韋正及趙琦等守之。臨洮捷奏至。上覽畢。即遣使往諭大將軍徐達曰將軍提師西征。所至克捷。今李思齊又納降矣。但未知慶陽寧夏攻取如何。張思道兄弟多譎詐。若其來降。宜審處之。勿墮其計也。軍中之事。尤宜慎之。李思齊入見命為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于京師。

大將軍徐達克安定州。以降將陳宗聚署州事。調青州右衛官軍守之。○徐達克會州。以參隨黎宗文署州事。指揮陳壽周用守之。○陞太倉衛指揮僉事翁德為指揮副使。

先是倭寇出没海島中。數侵掠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德時守太倉。率官軍出海捕之。遂奪其衆。獲倭寇九十二人。得其兵器海艘。奏之。詔以德有功。故陞之。其官校一千二百四十七人。賞綺帛五十匹。銀二千五百六十九兩。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領兵。往捕未盡倭寇。

遣使持詔以即皇帝位號國大明。建元洪武諭吐蕃。○淮安寧國鎮江揚州台州等府并澤州。各獻麥瑞。

上曰。朕爲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瑞。葢國家之瑞不以物爲瑞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于聖德。漢

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當時皆以爲瑞。乃不能謙抑自損。撫輯民庶。以安區宇。好功生事。卒使國内空虚。民力困竭。後雖追悔。已無及矣。其後神爵甘露之侈。致山崩地震。而漢德於是乎衰。由此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

五月甲午朔。更英陵曰皇陵。立皇陵衛以守之。○大將軍徐達師至蕭關。遂下平凉。指揮朱明克延安。以明守之。○蒙古將張良臣以慶陽降。復叛。

初張思道在慶陽。聞王師克臨洮。懼而走寧夏。而使其弟良臣與平章姚暉守慶陽。思道至寧夏。與金牌張等俱爲擴廓帖木兒所執。大將軍徐達既下平凉。即謀取

慶陽。令御史大夫湯和。遣軍往涇州。別遣指揮張煥將騎兵偵邏慶陽。會和部將謝三。遣人招良臣。良臣以其兄被執。遂以城降。良臣驍勇善戰。軍中呼爲小平章。初良臣之降也。遣其叅政花某詣大將軍徐達。獻軍民數目。尋又遣其知院李克仁葛八來獻馬數。達遣右丞薛顯將騎兵五千人步卒六千人同克仁等赴慶陽。比良臣出迎。蒲伏道左。佯爲卑下。以示歸順。遂暮。即以兵劫營。我軍不意其叛。爲所衝潰。指揮張煥被執。顯被傷走還。達聞。語諸將曰。帝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果如前日所謂。然良臣之叛。抵取滅亡耳。當與諸公戮力剪之。於是右副將軍馮宗異叅政傅友德聞張良臣叛。率師自

臨洮至涇州。御史大夫湯和。亦率所部來會。達恐其黨
與相翕爲聲援。乃先遣兵。抄其出入之路。平章俞通源
將精騎略其西。都督副使顧時略其北。參政傅友德略
其東。都督僉事陳德略其南。

署福建行省。以福、汀、漳、泉、建寧、邵武、興化、延平、八府隸之。

命中書省參政蔡哲爲福建行省參政。

上諭之曰。君子立身行己。莫先於辨義利。夫義者保身
之本。利者敗名之源。常人則惟利是趨。而不知有義。君
子則惟義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異於常人也。福建
地瀕大海。民物富庶。番舶往來。私交者衆。往時官吏多
爲利誘。陷於罪戾。今命卿往。必堅所守。毋蹈其過。哲對

曰臣以菲薄叨承恩命敢不盡公以報上曰公卽忘私利之謂也要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鏡無分毫私意累之然後揆事度物廓然無滯若使胸中微有芥蔕卽不得爲公矣卿宜勉之

詔追封皇外祖考爲楊王妣爲楊王夫人並建廟于太廟之東以時奉祀

楊王姓陳氏世爲維揚人不知其諱宋季隸籍軍伍從張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己卯春世傑戰敗士卒多溺死王幸脫死達岸糧絕計無所出同行者曰閩觸髏山有死馬共烹食之不識可乎王未及行疲極輒晝仆地睡夢一白衣謂曰汝愼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

載也王恍惚之未深信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彷彿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曰舟至矣王驚寤身忽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帥元將畀舟壓尾附舟者擲棄水中統領憐王匿藏之舟板下日取乾餱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又與王約渴則以足撼板張口向隙受漿居數日事將洩皆彷徨不安忽颶風撼舟元將大恐徧求禱祈者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揮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送之登岸王歸維揚居盱眙津里鎮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即皇太后晚以季氏長子爲後年九十九歲卒

六月丁卯諭國子學官作養人材

上諭國子學官曰治天下以人材為本人材以教導為先今太學之教本之德行文以六藝者遵古制也人材之興將有其效夫山木之所生川水之所聚太學人材之所出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欲水之長流者必濬其源欲人材之成效必養其德性苟無作養之功而欲成其材譬猶壅百川而欲水流折方長而求大木其可得哉○上召國子生問曰爾等讀書之餘習騎射否對曰皆習曰習熟否曰未乃諭之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將入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爾等雖務文學亦豈可忘武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

憲惟其有文武之材。則萬邦自以爲法矣。爾等宜勉之

○上讀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綿禮之糠粃。然創制禮儀於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耶。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朞月三年必世。葢亦因時制宜之謂。若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

己卯常遇春克開平

上命遇春自鳳翔赴北平。平章李文忠輔之。遇春文忠率歩卒八萬騎士一萬自北平往取開平。道三河經鹿兒嶺。遇會州敗故元將江文清兵于錦川。得士馬以千

計火全寧故元丞相也速後以兵迎戰又敗之也速遁去進攻大興州文忠謂遇春曰元兵必走乃分兵千餘爲八屯伏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擒其丞相脫大赤遂率兵道新開嶺進攻開平元主先已北奔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萬匹牛五萬頭薊北悉平

安南陳日煃遣使來朝貢方物請封爵詔封日煃爲安南國王○以宋濂爲翰林院學士○秋七月詔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三十六年事蹟增修元史時諸儒修元史將成詔先成者上進闕者俟續采補之

己亥征虜將軍中書平章鄂國公常遇春還次栁河川以疾卒詔平章李文忠領其衆○戊申廣西左右江田州土官岑伯顏等遣使奉表貢馬及方物詔以伯顏爲田州府知府岑漢忠爲來安府知府岑萬世鐵爲向武州知州黃英衍爲太平知府黃忽都爲思明府知府趙帖堅爲龍州知州皆世襲

蒙古將王保保遣部將韓札兒攻原州救慶陽徐達遣都督馮宗異移軍驛馬關以扼之札兒遁去

韓札兒攻破原州指揮陳壽陷沒大將軍徐達聞報與都督馮宗異參政傅友德議以驛馬關當其衝遣右丞徐禮將兵守之又遣指揮葉谷真守彭原調指揮韋正

守邠州。宗異復與達謀曰。今大軍圍慶陽。張良臣雖困。未能遽下。王保保欲為良臣聲援。故令札兒攻原州。欲以掾慶陽。請得移軍逼關以扼原州。彼無所施矣。達然之。宗異遂以其軍。西臨驛馬關。去慶陽三十里而軍。是夜札兒復攻陷涇州。宗異自驛馬關引兵討之。札兒走追至邠州。又走宜祿。聞王師追之急。遂以其衆遁去。宗異還屯驛馬關。

置親軍都尉府。以儀鑾司隸之。○蜀明昇遣使來貢

初我師不數日。關陜悉定。蜀人為之震恐。戴壽謂昇曰。大明天子遣將用兵。所向無敵。以王保保李思齊強盛若此。尚莫能禦。况吾蜀乎。倘一旦有警。計將安出。吳友

仁曰蜀地非中原比設有緩急據險可守軍資充足雖勇將强兵其若我何為今之計莫若外假交好以緩敵內修武事以備禦昇從其言於是復遣使修貢上賜璽書荅之曰朕歷觀古有蜀者如公孫述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必畱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克捷皆諸將用命故能成功遠勞致禮益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

蒙古兵寇大同平章李文忠擊敗之擒其將脫伯列

時慶陽未下上詔李文忠自北平往合師攻之師至太原聞大同受敵文忠謂左丞趙庸等曰吾與若等受命而來閫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甚急若

俟[illegible]上豈不失機衆皆諾遂由代出鴈門至馬邑適游
騎數千奄至猝遇我師與戰敗之擒其平章劉帖木兒
進至白楊門又擒黠虜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
兵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視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
文忠至遽令遷之復前至五里營於漫地其地阻水先
遣人由間道達大同城中使知之元將脫伯列悉銳來
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閉營不出先以兩營誘敵督
令士戰自寅至辰前營報數至文忠不爲動頃之度其
饑疲乃分軍爲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敗之生擒脫
伯列降其衆萬餘獲馬匹輜重甚衆縛脫伯列詣軍門
文忠命解其縛與之共食遂進兵東勝州至莽哥倉而

還。先是元主比走克蓋里。命脫伯列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脫伯列被擒。孔興與走綏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知事不濟。無復南向矣。脫伯列至京師。上曰。彼亦爲其主事。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賜冠帶衣服。

八月己巳。定內侍諸司官制。

上諭吏部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醯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爲

以爲耳目耳目蔽矣以爲腹心卽腹心病矣馭之以道但
當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
檢束檢束則自不敢爲非也乃定置內使監尚酒尚醢
尚麪尚染四局御馬御用二司內府庫內倉監及置東
宮典璽典翰典膳典服典藥典乘六局又置午門東華
門西華門玄武門奉天門左右順門左右紅門皇宮門
坤寧門宮左門宮右門各門官東宮春和門東宮後門
宮左門宮右門各門正及各人數有差
元史成
李善長等奉表進上親覽張中十事命宋濂作傳中字
景華江西臨川人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

情山水。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時天下大亂。與人言避兵之方。從則吉。違則凶。歲壬寅。上帥師下豫章。鄧愈因薦中。召至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鐵柱觀亦爲灰燼。惟一殿存耳。及指揮康泰反。一如中言。陳友諒圍豫章三月不解。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中曰。當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常遇春與敵戰于康郎山。被圍其勢甚危。僉謂不可救。中曰。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進戰輒大勝。陳友諒中飛矢死。降其衆五萬。初豫章受

圖上問何日圖解中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
蠭曰官筭曆是月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
往類此中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
冠道人云

禮部尚書崔亮請朝賀仍行山呼舊制從之
亮等上言舊制朝賀之禮贊禮者既唱三舞蹈訖復三
唱山呼而羣臣拱手加額與樂工軍校齊聲稱萬歲者
三近改擬山呼爲贊呼百官應之曰天輔有德曰海宇
咸寧曰聖躬萬福臣等竊謂殿廷之禮主於尊嚴贊呼
之際貴呼齊一令百官三呼應聲喧嘩不齊誠爲失儀
況山呼故事循行已久甚爲嚴肅宜仍其舊制從之

遣都督僉事吳禎以勅書諭大將軍徐達
諭曰。如克慶陽。宜令右副將軍都督同知馮宗異。掌總
兵印。統兵駐慶陽。節制各鎮兵馬。糧餉不給。從宜規措。
無致傷民。鞏昌臨洮蘭州諸軍。鎮守如故。兵不足者。益
之。如河中四衛士卒。則以都督同知康茂才所部士卒。
三分之。茂才帥其二。往鎮山西。凡太原諸城。悉聽節制
其一增守陝西。務在處置得宜。然後大將軍徐達。偏將
軍湯和。回京定議功賞。俟朕與大將軍暨鄂國公畢曰。
大將軍當復往定守邊之策。戍守諸將許命。悉須其家
可諭朕意。都督僉事吳禎就令同宗異駐慶陽。平章李
伯勝。同都督僉事耿炳文。守陝西纍城。

丙子遣符寶郎偰斯齎詔及金印誥文封朝鮮王顓爲高麗王〇禮部奏請大祀陪祀官受誓戒制可

禮部奏按周禮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誓戒今擬大祀前七日陪祀官詣中書省受誓戒曰皇帝有事於其所各揚其職不共其事國有常刑制可

癸未徐達克慶陽誅張良臣

初徐達率諸軍趨慶陽駐于東原令馮宗異湯和顧時戴德以兵四面圍其城張良臣出戰東門顧時擊敗之良臣復自西門出戰馮宗異以兵擊之良臣走還時王保保自寧夏遣竹笴來慶陽良臣因復遣還寧夏求援徐達別將李海明邏獲竹笴斬之以狗城下張良臣復

乘大風出兵與我師接戰我師擊敗之良臣懼登城呼呂德約降大將軍不聽初慶陽小元帥見王師攻圍日急欲出降為良臣所囚至是城中降者夜劫小元帥出詣大將軍營逹受之令軍中無虜降者初良臣之復叛也自以其城高險而下有井泉可據以守其兵又精悍養子七人皆善戰軍中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鎗又其兄思道與王保保為聲援賀宗哲韓札兒為羽翼姚暉葛行之徒為牙爪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列營城下以困之良臣不得逞數出戰又不利又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內外音問不通而糧餉乏絕至煑人汁丸泥噉之平章姚暉熊左丞胡知院萬人等知事不

涼守開門納降。達勒兵入自北門。良臣父子俱擒。并[illegible]
遂命指揮朱果引出斬之。遣指揮陸成赴京奏捷。所[illegible]
誅良臣之黨柴知院等二百餘人。收其小平章等銀印。
以都督僉事陳德守之。先是賀宗哲攻鳳翔城。或隧地
或突至甕城。凡十五日。指揮金興旺。知府周興等嬰城
拒守。隨方備禦。敵不得入。至是聞慶陽城下。宗哲乃刦
禮部請於圜丘方丘壇南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
遇風雨於此望祭。從之。○命禮官靈星壽星司中司命司
民司祿諸神。准漢制於城南為壇屋以祭。○禮部議奏聖
壽日祭壽星。同祭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八月望日祭靈星
皆遣官行禮。從之。○監察御史睢稼請命府州縣長吏月

朔會民讀律。

稼言周官有懸法象魏之文、禮經載鄉飲讀法之說、皆導民知禮法而遠刑辟也、今新律刊布天下。鄉井細民猶有不通其說者、宜命府州縣長吏凡遇月朔會鄉之老少、令儒生讀律。解析其義使之通曉、則人皆知畏法而犯者寡矣、上曰。威人以法。不如威人以心、敦信義而勵廉恥、此化民之本也。故羞惡之心生、則非僻之私格。外防之法密。則苟免之刑興、卿言讀律。固可禁民爲非。若謂使無犯、要當深求其本也。

禮部尚書崔亮請依周官門戶中霤竈井五祀。歲終臘享通祭於廟門外。羣臣四品以上祀中霤門竈三神。五品以

下和門竈二神。命者爲令○蒙古部將賀宗哲掠蘭州大將軍徐達遣馮宗異擊遁之

夫將軍徐達聞賀宗哲由六盤山遁去。遣都督副使顧時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將騎卒萬人追之賀宗哲以其衆掠蘭州徐達遣副將軍馮宗異率步騎一萬七千道靖寧擊之宗哲聞王師至即由迭烈孫渡河遁去宗異乃率所部還

九月詔儒臣纂修禮書○大將軍徐達御史大夫湯和發平涼還京師右副將軍馮宗異總制軍事○禮部奏言祥瑞應見大瑞表奏餘瑞驗實圖進

禮部尚書崔亮奏凡祥瑞應見皆爲國家休徵按唐六

典四瑞有大瑞上瑞中瑞下瑞其大瑞景星慶雲麟鳳龜龍之類上瑞白狼赤兎之類中瑞蒼烏朱鴈之類小瑞岐麥嘉禾芝草連理枝之類又按唐令凡祥瑞應若麟鳳龜龍之類依圖書合大瑞者所司隨即表奏百僚詣闕上表拜賀告廟頒下其諸郡瑞并令所司轉申以聞若鳥獸之類有生獲以獻者仍遂其本性放之山野亦有可致者如連理枝之類則不須齎送今擬凡祥瑞應見若麟鳳龜龍之類合大瑞者許各處表奏不得泛言虛飾干瀆上聽其餘諸瑞所在官司驗實圖進上曰卿等所議但及祥瑞而不及災異不知災異之來乃上天示戒所繫尤重今後四方或有災異無論大小皆令

所司。即時飛奏。

詔以臨濠爲中都。

上召諸老臣問以建都之地。或言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理適均。汴梁亦宋之舊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宮室完備。就之可省民力。

上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漢魏唐宋所建國但平定之初。民未蘇息。朕若建都於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宮室不能無更。亦未易也。今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江南形勝之地眞足以立國。臨濠則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爲中都何如。羣臣稱善至是始命有司。

建置城池宮闕如京師之制焉

壬子定藩王朝貢禮○甲寅初製鐵券

上欲封功臣議爲鐵券以賜之而未有定制有言台州民錢允一吳越忠肅王鏐之裔家藏唐昭宗所賜鐵券遂遣使取之準其式而加損益高廣有差第爲七等公二等侯三等伯二等其制如瓦外刻歷履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每副剖而爲二分爲左右左頒諸功臣右藏諸内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仍以舊券還允一厚賜而遣之

乙卯吐蕃寇臨洮守河原指揮韋正擊降之諸部土酋皆來降○戊午征南將軍廖永忠參政朱亮祖等帥師自廣

西還。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灣。○十月庚午勅葬開

平忠武王常遇春于鍾山之陰。○甲戌甘露降于鍾山羣

臣稱賀。

上曰。休咎之徵。雖各以類應。朕德涼薄。烏足以致斯。翰

林睢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彙。

則膏露降。陛下敬恭天地。輯和民人。故嘉祥顯著。起居

注魏觀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陛下寬租

賦。減徭役。百姓歡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翰林院侍讀

學士危素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於松柏。實陛下

尊賢養老之所致也。宜告于宗廟。頒示史館。以永萬億

年無疆之休。上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徵。然朕存心

警惕惟恐不至。烏敢當此。一或忘鑒戒而生驕逸。安知嘉祥不爲災異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史館。非所以垂示於天下後世也。羣臣皆頓首謝

命圖魏國公徐達開平王常遇春等攻戰之蹟于雞鳴山功臣廟。○詔郡縣立學校

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敎。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敎。混爲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設。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鬬。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恒謂治國之要。敎化爲先。敎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敎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

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詔曰
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先學校自胡元入主中國
夷狄腥膻汚染華夏學校廢弛人紀蕩然加以兵亂以
來人習鬪爭鮮知禮義今朕統一天下復我先王之治
宜大振華風以興治教今雖內設國子監恐不足以盡
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縣并建學校以作養士類
其府學設教授一員秩從九品訓導四員生員四十人
州學設學正一員訓導三員生員三十人縣學設教諭
一員訓導二員生員二十人師生月廩米人六斗有司
給與魚肉學官月俸有差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
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命潯州衛指揮同知丘廣爲總兵官率兵討左江上思州蠻賊黃龍關等斬之於十萬山思州平○十一月壬辰大將軍徐達北征還○甲辰右副將軍馮宗異還京師初宗異守平涼以關陝既平胡虜畏服不請於朝輒引衆還及見上詰之曰將軍在平涼外禦胡虜內鎮撫關中國家所托非輕也乃不俟命輒引衆還閫外之事將誰任之宗異頓首謝上以其勳爵姑置之

十二月壬戌陞戶部尚書宋昭爲蘇州知府○古城遣使來言安南侵擾命編修羅復仁主事張福齎詔諭之二國皆聽命罷兵命禮部考安南高麗山川著之禮典設位以祭○遣中書省管勾甘桓會同館副使路景賢齎詔封占

城阿荅阿者爲占城國王○設河東陝西都轉運司○大賞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之功於奉天殿○詔赦臨洮將士亡匿山谷者

詔曰天地以生物爲心帝王以不殺爲德自三代以下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皆承天運奮武威以定亂行仁義以安人惟秦不然坑趙降卒四十萬古今非之雖能混一享國不長天道昭然矣朕每遣將出師必加訓諭降者撫之抗者誅之故其來降大小咸授以職保其父母妻子近征西土幽國公李思齊率其部下將士悉來臣附大將軍以精銳隨軍征進老幼安居城郭未嘗妄殺可謂鑒秦之過恪遵朕命矣當臨洮受降之初如或

妄加誅戮爾衆安能保全今爾將士乃有懷思其家遁藏巖谷者夫父母妻子之戀人之常情雖新附之衆未能悉知朕懷朕爲民父母可不矜念詔書到日凡逃竄山谷者無自驚疑罪無大小盡行赦之

庚戌三年春正月癸巳命徐達等征沙漠

先是王保保偵知大將軍南還遂寇蘭州圍城數重指揮張溫堅守不與戰守華昌指揮于光將兵援之遇保保兵於馬蘭灘戰敗被執不屈遇害上以王保保爲西北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將軍往征沙漠

問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也帝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捨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况元主遠處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王保保攻蘭州不利且聞大將軍至乃引去

以駙馬都尉王恭為福建行省參政

上諭恭曰國家用人惟才是使苟賢無間於疏遠使不肖何恤於親昵福建從昔富庶元末困於弊政朘剝尤甚民病未蘇今命汝往綏之汝無恃親故以生驕縱貽患於民國家政令一本至公爾不能守法失人臣之道朕亦豈敢縱法違天下公議汝其欽哉

命宰臣定百官入侍班序

上以天下初定欲通羣下之情日詔百官悉侍左右詢問民情咨訪得失或考論古今典禮制度故雖小官亦得上殿至有踰越班序者上謂宰臣曰朝廷之上禮法為先殿陛之間嚴肅為貴朕始欲咨訪庶事故令百官

入侍左右至班序失次非所以肅朝儀也自今文武百官入朝除侍從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指揮使六部尚書侍郎等官許上殿其餘文武官五品以下並列班于丹陛左右違者糾儀官舉正之

禮部奏定朝日夕月禮從之

禮部議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囬長故祭以二分爲得陰陽之義也今稽古者正祭之禮宜各設壇專祀朝日壇築於城東門外夕月壇築於城西門外朝日以春分日夕月以秋分日星辰則祔祭於月壇從之

遣使往祀安南高麗占城山川

庚子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摹錄其碑碣圖籍付使者還所至諸國皆勒石紀其事其略曰朕賴天地祖宗眷祐位臣民之上郊廟社稷以及嶽鎮海瀆之祭不敢不恭邇者占城安南高麗遣使奉表稱臣巳封其王則其國境內山川悉歸職方考之古典天子望祭雖無不通然未聞有遣使致祭於其境者今思與普天之下共享昇平之治故具牲幣遣使往祭于神神既歆格必能庇其國王世保境土使風雨以時年穀豐登民庶得以靖安庶昭一代同仁之意是用刻石以垂永久

吏部請以有罪被黜庶官除廣東儋崖等處不許

上曰前代謂儋崖爲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用如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之豈宜以有罪人居之耶

西安鳳翔二府饑命戶部往賑之

戶部奏須運粟以濟上惻然曰民旦暮待食若須運粟死者多矣況今東作方興民無食而廢耕其患益甚命戶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賑之戶給粟一石計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九石

辛亥以太常卿胡惟庸爲中書省參知政事○二月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上行後苑見巢鵲見翼之勞喟然嘆曰禽鳥劬勞如是

況人毋子之恩乎乃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時元鎮撫陳興被俘來京恩待甚厚興言有毋在嵩州年八十餘欲求歸養即賜白金衣帽遣之興辭帝顧謂侍臣曰孝悌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夫聞朕言即愴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毋若知之肯令其違遠耶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毋年已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興有無窮之痛興歸毋子相見其樂宜如何侍臣對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測人情無所不燭非惟一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惸獨鰥寡皆蒙其惠矣帝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孝而衆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人之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為治

甲子合祀太歲四季月將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旗纛諸神

初以太歲風雲雷雨皆天神以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皆地祇各爲壇專祀于國城之南然祭之時日與其品物各不同至是復以風雲雷雨嶽鎮海瀆皆陰陽二氣流行無間者遂合二壇而一之而增以四季月將旗纛諸神凡設壇十有九太歲春夏秋冬四季月將爲第一次風雲雷雨次五嶽次五鎮次四海次四瀆次京師鍾山次江東山川次江西山川次湖廣山川次淮東淮西山川次浙東浙西福建山川次廣東廣西海南海北山川次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山川次北平陝西山川次

左江右江山川次安南高麗占城諸國山川次京都城隍次六纛大將五方旗神戰船金鼓銃礮弓弩飛鎗飛石陣前陣後諸神各壇之祭皆帝躬自行禮先祭禮官奏祝文太歲以下至四海凡五壇帝稱臣者請親署名其鍾山等神帝稱余者請令禮官代署帝曰朋友署牘往來尚親題姓名況神明乎必皆親署及登壇太常司丞任以忠贊禮慮帝力倦頗簡薦跪之儀禮畢帝問故以忠以實對帝曰人臣愛君以道朕之于神惟恐誠敬未盡何敢憚勞汝當悉朕意後勿復然

命制四方平定巾式頒行天下○癸未追封故元帥郭子興為滁陽王立廟滁州命有司致祭○乙酉指揮金朝興

取東勝州獲故蒙古平章荆麟等○命製朝服公服以賜百官○三月庚寅免應天徽州等十三府州河南山東北平三省稅糧

詔曰蓋聞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賴於武功成武功者必有資於民力矜恤之道理所當先朕自即位以來思欲與民同樂第以將士新戍邊陲大將遠入吐蕃轉運之勞猶未能已然各處郡邑供給有先後豐歛有不同雖嘗免其租稅猶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滁州和州朕興師渡江時資此數郡以充國用致平定四方朕念其勤勞未嘗忘之仍免今年夏秋稅糧其徽州嚴州金華衢州廣信池饒廬等郡以次

歸附供億軍國之需亦甚煩勞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爲甚山東河南壤地相接宜優恤其民使貿遷有無相資爲生今年三處租稅再行蠲免以甦民力嗚呼朕自布衣起事故知黎庶之艱難糧稅從寛必先郡邑之凋弊有司其尚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之意

鄭州知州蘇琦上言時宜三事命中書省采行之

琦言三事其一謂國家肇造區宇西北餘孽未平關輔平凉北平遼右與夷虜相接一有警急調兵轉粟事難卒辦請議屯田積粟以示久長之規其二宜選股肱重臣才兼文武練達邊事分鎮要害以統制諸番若其來

歸也待之以誠懷之以德其叛也諭之以義示之以威專明恩信遠示綏懷勿啓邊釁以疑遠人勿連兵禍扶勞中國其沙漠非要害之處當毀其城郭徙其人戶於內地其三墾田以實中原自辛卯河南兵起天下騷然兼以元政衰微將帥淩暴十年之間耕桑之地變爲草莽方今諸將出師廓淸天下若不設法招徠耕種以實中原處恐日久國用虛竭爲今之計莫若計復業之民墾田外餘荒蕪田土責之守令召誘流移未入籍之民官給牛種及時播種除官種外與之置倉中外收受若遇水旱災傷踏驗優免其守令正官能誘戶口有增開田有成從巡歷御史按察司申舉若田不加闢民不加

多則聚其罷如此則中原漸至殷實少蘇轉運之勞流移人民亦得永安田野矣書奏上謂中書省臣曰屯田以守要害此馭夷狄之長策李牧趙充國常用此道故能有功至於墾田實地亦王政之本但喪亂以來中原之民久失其業誠得良守令勸誘耕桑休養生息數年之後可望其成琦言有可採者其參酌行之

召諸郡富民入見勉諭遣之

上曰富民多豪强元時此輩欺凌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宜召之來朕勉諭之至是諸郡富民至入見　上曰汝等居田里安享富稅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使天下一日無主則强凌弱衆暴寡富

者不得自安。貧者不得自存矣今朕爲爾主。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存其生爾等當循分守法能守法則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貧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里如此則爲良民若效昔之所爲非良民矣衆皆頓首謝於是賜酒食遣之。時翰林學士宋濂詹同及待制王禕起居注陳敬等侍左右　上顧謂之曰朕諭此輩欲勉之爲善耳禕對曰自古帝王皆兼君師之任。三代而下。爲人主者知爲治而不知爲敎今陛下訓諭之不啻嚴師敎弟子恩之厚也誠所謂兼治敎之道矣

置秘書監秩正六品○置南寧柳州二衛

廣西行省言便宜三事一曰廣西地接交趾雲南所治皆溪洞苗蠻性很戾而叛服不常府衛之兵遠在静江數百里外卒有警急難相為援乞於南寧柳州立衛置兵以鎮之庶苗獠有所憚而不敢竊發民有所恃以安其生二曰慶遠故府也今為軍民安撫司雖統地十有七州其地皆深山曠野其民多安撫同知莫天護之族天護素庸弱不能禦衆而宗族强者動肆叛扈至殺河池縣丞蓋誘與諸蠻相扇為乱此豈可姑息以貽禍將來乞罷安撫司而復設慶遠府置軍衛以守其地庶幾其民知有府治而不敢自恣諸蠻知有重兵而不敢為乱此久安之道也三曰廣海之俗素獷戾動相讎殺因

而爲亂則一方皆驚蓋緣郡縣無兵以制馭之故也近
蠻寇轉攻鬱林州同知王彬集民兵拒之經歷徐承祖
亦以民兵千餘敗賊由此言之土兵未必不可用也乞
今廣西边境郡縣長官轉民丁之壯者置衣甲器械籍
之於有司有警用以捕賊無事則使之務農如此非惟
郡縣無養兵之費而民實賴之以安也奏至詔俱從之
遂設南寧柳州二衛益兵守禦改慶遠安撫司爲慶遠
府命吳天護赴京賞同知王彬經歷徐承祖以下有破
賊功者
都督同知汪興祖克武州朔州獲故蒙古知院馬廣等○
置察言司掌受四方章奏司使二人 ○遣萊州同知趙秩

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

詔曰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自古帝王居中國而治四夷歷代相承咸出斯道惟彼元君漠北虜夷竊主中國汙壞彝倫朕荷上天祖宗之佑百神效靈諸將用命收海內之羣雄復前代之疆宇即皇帝位已三年矣比嘗遣使持書飛諭四夷高麗安南占城爪哇西洋鎖理即能順天奉命稱臣入貢既而西域諸種番王各獻良馬來朝俯伏聽命北夷遠遁沙漠將及萬里特遣征虜大將軍率馬步八十萬出塞追獲殲厥渠魁大統已定蠢爾倭夷出沒海濱爲寇已嘗遣問久而不荅方將整飭巨舟致罰爾邦俄聞被寇者來歸始知前日之寇非

王之意乃命有司暫停造册之役然或外夷小弗故違
天道不自安分神人共怒天理難容征討之師控弦以
待果能革心順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嗚呼撫順伐逆
古今彝憲王其戒之以延爾嗣
戊午大將軍徐達師至平西王保保退屯車道峴達遣左
副將軍鄧愈立柵逼之○夏四月乙丑冊封諸皇子為王
詔曰朕荷天地百神之祐祖宗之靈當羣雄鼎沸之秋
奮起淮右賴將師宣力創業江左曩者命大將軍徐達
統率諸將以定中原一二年間海宇清肅虜遁沙漠大
統既正黎庶靖安欲先論武功以行爵賞緣吐番之境
未入版圖今年春復命達等帥師再征是以報功之典

未及舉行。朕惟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諸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藩屏國家。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爰以四月七日。封第二子樉爲秦王。第三子棡爲晉王。第四子棣爲燕王。第五子橚爲吳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子榑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蜀王。第十子檀爲魯王。從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及諸禮儀。已有定制。於戲。奉天平亂。實爲生民。法古建邦。用臻至治。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大將軍徐達及王保保戰于

沈兒峪。大敗之。保保遁和林

徐達等率師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日數定戰。王保保發兵千餘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刧東南壘。東南一壘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親率兵。急擊破之。乃退。遂斬東南壘指揮趙某。及將校數人以狥。軍中股栗。明日整衆出戰。諸將爭奮。莫敢不力。遂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乱塚間。擒元郯王。文濟王。及國公閻思孝。平章韓札兒。虎林赤。嚴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將校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獲馬萬五千二百八十餘匹。駱駝驟驢雜畜稱是。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黄河

得流水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都督郭英追至寧夏。不及而還。以德濟失律。械送京師。保保至和林。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事○先是擴廓帖木兒遁之甘肅。莫見其終。皇明通紀云。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初名也○胡德濟械送至京。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勑諭達曰。朕起布衣。克成大業。命將出師。悉由節制。將軍備嘗知之。近者浙江右丞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必欲朝廷治之。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且慢軍功者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右丞之失律。亟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

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之比矣彼常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卽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專姑息

安南遣使臣杜舜欽來告其國王陳日熞之卒遂遣吏部主事林唐臣齎詔封日熞爲安南國王翰林編脩王廉往祭日熞

王廉既行又詔以漢伏波將軍馬援昔討交趾立銅柱爲表以鎮服蠻夷其功甚大命廉就祀之

置弘文館以胡鉉爲學士命劉基危素任本中睢稼皆兼學士

上以素老賜小車免朝謁一日上御東閣聞履聲橐橐

上方詰之而素適至乃謂之曰是汝吾以為文天祥邪

未幾御史王著等劾素亡國之臣不宜居侍從乃謫居

和州之含山

湖廣慈利土酋覃垕構諸洞蠻為亂命湖廣行省平章楊

璟帥兵討之

勅諭璟曰蠻賊恃山溪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若根

誅其黨必深入山谷傷損士馬所得不足以償所費今

師入其境擊之但使遠去不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

其巢穴更宜約束麾下慎無逐利輕動楊璟攻覃垕不

下遣使來請軍餉初璟兵攻覃垕寨賊衆下山迎敵官

軍擊敗之乘勢追至半山勢陡峻視其寨三面巖險四

下俯江水一面僅有路纔通一人官軍不可上乃回駐山下而賊亦阻險自守未幾以三千人下山挑戰官軍擊敗之賊復遁入山璟遂以兵逼之覃垕乃遣人許降璟不悟使部下黄承謙往報爲垕所執由是盡知我軍虛實拒守不下璟欲爲持久之計使人來請軍餉上因遣使讓之曰爾違吾言妄動而不能平賊既已失矣又中其詭計以陷部將爾之智畧何在今再命叅政戴德以兵從凡諸小寨限以月日平之仍撫綏慈利等處人民俾安生理毋致驚疑者再違朕命以潞州失利之罪治爾勑至璟乃督將士盡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

置磨勘司綜核天下章奏○五月己丑大將軍徐達遣左

副將軍鄧愈招諭吐蕃。而自將攻興元○遣使訪歷代帝

王陵寢

上嘗觀宋太祖詔脩歷代帝王陵寢歎曰。此美事也遂

遣翰林編脩蔡玄。侍儀舍人李震亨。陳斂。于謙等。往四

方求之。仍令各行省之臣。同詣所在審視若有廟祀并

具圖以聞

復置司農司

上以中原之地。自兵興以來。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

授田設官以領之。于是省臣議設司農司。始開治所于

河南。掌其事

乙未定著宮闈令典

上以元末之君不能嚴宮閫之政至宮嬪女謁私通外臣而納其賄賂或施金帛於僧道或番僧入宮中攝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瀆褻亂禮法蕩然以至於亡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爲令典俾世守之皇后之尊止得治宮中嬪婦之事卽宮門之外毫髮事不預焉自后妃以下至嬪侍女使小大衣食之費金銀錢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宮奏之而後發內使監官覆奏方得赴所部關領若尚宮不及奏而朦朧發內監官監官不覆奏而輒擅領之部者皆論以死或有私書出外者罪亦如之宮嬪以下遇有病雖醫者不得入宮中以其證取藥而已羣臣命婦於慶節朔望朝見中宮而止無

故郎不得入宮中。人君亦無有見外命婦之禮。天子及親王后妃宮嬪等。必慎選良家子而聘焉。至於外臣請謁寺觀燒香。禳告星斗之類。其禁尤嚴

詔天下守令詢舉有學識篤行之士。禮送京師○丁酉左副將軍李文忠敗蒙古太尉蠻子等于白海之駱駝山。遂進次開平。蒙古平章上都罕等降○都督孫興祖師次三不剌川。及蒙古兵戰于五郎口。死之○海寧衛指揮副使孫虎。及蒙古太尉買驢戰于落馬河。死之○己亥詔設科舉取士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才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貴

詞章之學。而不求德藝之全。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濟而權家勢要。每納奔競。夤緣阿附。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貢士之上。其懷材抱道之賢。恥於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茲朕統一華夷。方與斯民願得賢人君子而用之。自今年八月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抱道德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通古今。文質得宜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才學出衆者。得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爲官。彼游食奔競之徒自然易行。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才。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衆。体予至懷

遣使頒科舉詔于高麗安南占城○大將軍徐達與參政傅友德等南出一百八渡至畧陽擒蒙古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大將軍徐達遣裨將金興旺等入連雲棧合攻興元蒙古守將劉思忠知院金廒祥迎降留金興旺守之達還軍西安○辛丑左副將軍李文忠克應昌蒙古主妥懽帖睦邇先死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北走

文忠師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獲一故騎問之曰四月二十八日元主已殂文忠卽督兵兼程以進癸卯復遇元兵與戰大敗之追至應昌遂圍其城獲元主嫡孫買的里八剌幷后妃宮人等及玉璽金寶玉册鎭圭與駝馬牛羊無筭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數十騎遁去文忠

謙率精騎追之至北慶州不及而還捷奏至京師百官稱賀　上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曾仕元者不許稱賀又以元主不戰而奔克知天命諡曰順帝

丁未詔行大射禮頒儀式於天下○改司天監爲欽天監

○辛亥詔考歷代服色所尚

禮部奏言歷代異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今國家承元之後取法周漢唐宋以爲治服色所尚於赤爲宜上從之

癸亥詔定嶽鎮海瀆城隍諸神號

詔曰朕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

之則有不然夫岳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來至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於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僭差今依古定制凡岳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無閭山之神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瀆大

濟之神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封爵稱之惟孔子明先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天下神祠無功于民不應祀典者卽淫祠也有司無得致祭○於是中書省臣奏凡民庶祭先祖歲除祀竈鄉村春秋祈土穀之神凡有災患禱于祖先里社若鄉厲邑厲郡厲之祭則郡縣自擧之其僧道建齋設醮不許奏章上表投拜青詞亦不許塑畫天地神祇及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巫覡扶鸞禱聖書符呪水諸術竝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志詔從之

躬署祝文遣官詣嶽鎮海瀆以更定神號告祭○遣秘書

監直長夏祥鳳等頒革正神號詔于安南占城高麗○免
蘇州逋負秋糧三十萬五千八百餘石
戶部奏蘇州多逋稅其官吏當論如法 上曰蘇州歸
附之初軍府多賴其力逋稅積至二年民困可知若逮
其官必責之民民畏刑罰必傾其貲如是而欲生遂不
可得矣其悉免之
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
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一本二穗者十餘本 上曰
鳳翔饑饉朕特遣人賑恤今未數月遽以瑞麥來獻使
鳳翔民未粒食雖有瑞麥何益苟其民皆得養雖無瑞
麥何傷朕觀自古以來天下無金革鬪爭之事時和歲

豈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愛弟恭此眞爲世
瑞此麥特一物之瑞非天下之瑞也
乙亥詔封蒙古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
李文忠遣人送獲故元買的里八剌等及其寳冊至京
師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剌獻俘于廟寳冊令百
官具朝服進　帝曰寳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
獻俘之禮武代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
太宗嘗行之　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
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滋繁
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體
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

令謝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於中宮朝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乙亥買的里八剌朝見奉天殿其母及妃朝見坤寧宮俱賜以中國服及賜第宅于龍山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

丁丑頒平定沙漠詔于天下

詔曰朕本農家樂生於有元之世庚申之君荒淫昏弱紀綱大敗由是豪傑並起海內瓜分雖元兵四出無救於亂此天意也然倡亂之徒首禍天下謀奪土疆欲爲王霸觀其所爲不合於禮故皆滅亡亦天意也朕當是時年二十有四盤桓避難終不寧居遂托身行伍驅馳

三年都羣雄無成徒擾生民乃率衆渡江訓將練兵奉
天征討于今十有六年削平强暴混一天下大統既正
民庶皆安而元之遺孽時犯邊塲勞我師旅今年六月
十有五日左副將軍李文忠左丞趙庸等遣使來奏五
月十六日率兵北至應昌獲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剌及
其后妃寶冊等物知庚申君已於四月二十八日殂於
應昌大將軍所至朔庭遂空中書上言宜以其孫及后
妃獻俘于太廟朕心思之其君之亡係乎天運所遺幼
孫何知若行獻俘實有不忍況當天下紛亂朕非有意
不過欲救患全生今定四海休息吾民於田里非朕所
能亦天運致然也尚慮臣民未知朕意是用播告天下

左副將軍以禮護送買的里八剌至朕憐帝王之後難同庶民及首亂僭偽來降者特封崇禮侯總其眷屬以及母后等同居飲食服用出官民上俾存元祀體法前王不敢過虧嗚呼天命靡常惟殷是鑒可不畏哉仍遣使齎詔諭安南高麗占城○是日百官表賀　上諭之曰卿等試言元之所以亡朕之所以興對基進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元腥羶華夏幾及百年天實厭之又況末主荒淫政殘民困焉得不亡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救民水火安得不興　上曰當元之季君則宴安臣則跋扈國用不經征歛日促天怒人怨盜賊蜂起羣雄角逐竊據州縣天下已非元有矣向使元君

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豪傑豈得乘隙而起耶朕取天下於羣雄非取於元氏今獲其遺胤朔漠淸寧天寔命之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可不畏哉

遣使特詔諭雲南八番西域西洋瑣里爪哇畏吾兒等國

○罷中書右丞相汪廣洋退居高郵（侍御史劉炳劾其事毋不孝故也）○

遣使瘞宋理宗頂骨于紹興永穆陵

上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言元世祖至元間胡僧嗣古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楊璉眞加爲江南總攝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于杭之故宮築浮屠其上以厭之又截理宗頂

骨爲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心酸　上聞嘆息久之謂濂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併取之何乃復縱奸人肆酷如是即命北平守將吴勉訪索頂骨所在果得西僧廬中既送至命有司厝于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勑葬于故陵

故蒙古四大王寇大同武州太原衛桂亭等擊走之四大王者元之宗室也初大軍克元都遁入靜樂嵓嵐山中聚衆結寨自固至是寇武州刼殺人民桂與指揮鄭亨率兵擊之追至龍尾莊四大王遁走獲其三大王脫忽的帖木兒送京師

山西行省請令商人納米各給引鹽從之

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引二百斤商人鬻畢即以原引目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之用充矣從之

上諭中書省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狹民衆細民無田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令五郡民無田産者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永爲已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之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徙者凡四千餘戶

乙酉故蒙古陝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鎖南普等以蒙古

所授金銀牌印宣勑誥左副將軍鄧愈軍門降

○秋七月丁亥朔續脩元史成

凡前書未備者悉補完之通二百一十二卷翰林學士

宋濂率諸儒以進詔刊行之

詔建諸王府

工部尚書張允言諸王宫城宜各因其國擇地請秦用

陝西臺治晉用太原新城燕用元舊內殿楚用武昌天

竹寺基齊用青州益都縣治潭用潭州玄妙觀基靖江

用獨秀峰前　上可其奏命以明年次第營之

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坐失朝降爲編脩○以翰林應

奉陶凱爲禮部尚書○蜀將吳友仁寇興元守將金興旺

擊卻之
友仁寇興元。金興旺出兵擊卻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興旺與戰。而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以力寡。斂兵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雞取援兵。友仁乃圍城。決濠填塹。攻益急。興旺嬰城拒守。發拒守擂石。敵兵多死傷者。時大將軍徐達在西安得報。即帥師還屯益門鎮。先令傅友德領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岩下。令軍中人持十炬。燃于山上。友仁軍見列炬。起大驚。乘夜遁去。

以中書省右丞楊憲爲左丞。尋以罪誅。

憲在上左右久。熟於典故。而甫權要寵。輕視同列。上

即位時，嘗上書頌功德，因勸行督責之政，以求親幸。
上曰：是欲失人心也，不聽。憲入中書，欲盡變省中事，凡
舊吏一切罷出，更用已所親信，因欲持權，乃創爲一統
山河花押，示僚吏以觀從違。翰林編脩陳極賀曰：押字
大貴，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也。憲大喜，即奏極爲
翰林待制。憲令御史劉炳誣奏侍郎左安，上覺之，下炳
獄。炳吐其實，劉基并發其奸狀陰事。上怒，按問憲與炳
皆伏誅。
己未，大都督同知康茂才卒。○禮部尚書陶凱請進膳日
舉樂，不許。
上曰：古之帝王，功德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間，熙然太

和。雖曰一舉樂未爲過也。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豈可忘將士之勞。而自爲快樂哉。俟大兵凱還。士卒無戰伐之勞。人民罷轉輸之苦。然後以樂侑膳未晚也。

詔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黃色爲飾。○癸卯禮部尚書崔亮請宗廟祭祀。用四時孟月及歲除。從之。○命中書省遣人收瘞遺骼

上諭中書省臣曰。往者四方爭鬪。民不得其死者多矣中原草莽。遺骸遍野。朕聞之。惻然于心。宜遣人循歷水陸。悉收瘞之。中書省臣曰。陛下仁及枯骨。聖王之善政也。上曰。先王之世。人得以養生送死者。上得其道

下無天閑元季政荒民困干戈加以饑饉相尋故死亡者衆朕荷天命爲億兆主顧玆失所者豈忍使之暴露哉

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

自初九日始試初場後三日試第二場又三日試第三場京師直隷府州額百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廣各四十人廣東廣西各二十五人若人材衆多之處不拘額數若不能及數者亦從之考試之法大略損益前代之制初場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中

之多寡書通於六義算通於九法律觀其决斷

九月戊子京師城隍廟成

廟建左右二司禮部尚書陶凱復請如前代六曹曰吏

戶禮兵刑工二司左曰左司之神右曰右司之神上

命罷六曹不必設左右司止稱曰左司神右司神仍命

製制王王用丹漆字塗以金旁飾以龍文及是成命凱

等迎王入廟用王者儀仗

中書省奏太原朔州等衛屯田宜徵歲租官給牛種者十

稅其五自具牛種者十稅其四不許○故蒙古興州降將

江文淸楊思祖至京以文淸為千戶思祖為衛鎮撫遣還

招其部曲○詔翰林自今太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

臣凡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某不稱皇太子著爲令○

定朝會燕享舞樂之數

凡奏樂曲皆按月律前三奏和緩中四奏壯烈後二奏舒長第一起臨濠之曲名飛龍引次開太平之曲名風雲會次安建業之曲名慶皇都次削羣雄之曲名喜昇平次平幽都之曲名賀聖明次撫四夷之曲名龍池宴次定封賞之曲名九重歡次大一統之曲名鳳皇吟次守承平之曲名萬年春其武舞曲名清海宇文舞曲名泰階平

大明集禮書成詔刊行之

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爲綱

所該之目。吉禮十四。曰祀天。曰祀地。曰宗廟。曰社稷。曰朝日。曰夕月。曰先農。曰太歲風雷雲雨師。曰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曰旗纛。曰馬祖先牧馬社馬步。曰祭厲。曰祀典神祇。曰三皇孔子。嘉禮五。曰朝會。曰冊拜。曰冠禮。曰婚。曰鄉飲酒禮。賓禮二。曰朝貢。曰遣使。軍禮三。曰親征。曰遣將。曰大射。凶禮二。曰弔賻。曰喪儀。又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曰鍾律。曰雅樂。曰俗樂。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備具。通五十卷。詔頒行之。

命指揮韋正鎮守河州

韋正上言。西邊軍糧。民間轉輸甚勞。而綿布及茶。可以易粟。今綿布運將至。乞併運茶。給各衛軍士。令其自相

貿易庶省西民之勞詔從其言正初至河州時城邑空虛人骨山積將士見之咸欲棄去正語之曰正受命率若等出鎮邊陲以拒戎狄當不避艱險致死命以報國恩今旣至此無故棄去一旦戎狄寇邊其誰禦之民被其害則吾與若等死亡無地雖妻孥不得相保與其死於王事乎於是衆咸激曰願如公命正日夜撫循其民俾各安其居河州遂爲樂土

遣斷事官蕭儀齎詔諭遼陽等處官民來歸○遣使致書于蒙古大子愛猷識理達剌○冬十月勅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詳說書

監察御史袁凱言國家蕩平四海固資將帥之力然今

天下已定將帥多在京師其精悍雄傑之上督兵有餘而於君臣之禮恐未悉究臣願於都督府延致通經學古之士或五人或三人每於諸將朔望早朝後俱赴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意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生而不自知也天生人材無非為天下國家計其羣小無廉耻之人有犯固在不赦至於老成長者或有過誤宜加矜恕養廉耻以收他日之功則人材輩出矣

上嘉納之遂勅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諸將說書。

勅百官入朝遇雨雪許服雨衣○命江夏侯周德興率兵討慈利土酋覃垕及茅岡諸洞蠻覃垕復遁○命作太廟

圭瓚○十一月壬辰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等還至龍江車駕出勞于江上○徐達率諸將上平沙漠表皇太子親王文武百官以次入賀○丙申大封功臣上以武成告於郊廟遂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翰林院撰制誥 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諸王侍左丞相李善長右丞相徐達率文武百官列於丹陛左右 上詔諸將臣諭之曰汝等其聽朕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己私皆倣古先帝王之典壽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思昔創業之初天下擾亂羣雄並起當時有心於建功立業者往往無法以馭下故皆無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成此大

業是皆天地神明之眷佑有非人力之所致然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今天下既定是用報以爵賞其新附將帥有功者亦如之凡今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御史大夫湯和與朕同里閈結髮相從屢建功勞然嗜酒妄殺不由法度趙庸從平章李文忠取應昌其功不細而乃私其奴婢廢壞國法廖永安戰鄱陽時奮勇忘身與敵舟相拒朕親見之可謂奇男子然而使所善儒士窺朕意嚮以邀封爵僉都督郭子興不奉主將之命不守紀律雖有功勞未足掩其過此四人止封爲侯平章李文忠總兵應昌逐前元太子遠遁沙漠獲其皇孫

妃嬪重寶悉歸朝廷此功最大御史大夫鄧愈自幼相從屢與任使雖經摧挫口無怨言此二人者宜列公爵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與朕同鄉里朕起兵之時即從征討四方摧强撫順勞勤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如爵不稱德賞不酬勞卿等宜在廷正論之無得退有後言諸將咸頓首悅服遂班爵行賞封公者六人宣國公李善長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大師中書左丞相進封韓國公食祿四千石信國公徐達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食祿五千石並賜帛百匹開平王常遇春子茂封鄭國公馮勝封宋國公李文忠封曹國公鄧愈封衛國公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並食祿三千石賜帛各八十匹封侯者二十有八人湯和封中山侯唐勝宗封延平侯陸仲亨封吉安侯周德興封江夏侯華雲龍封淮安侯顧時封濟寧侯耿炳文封長興侯陳德封臨江侯郭子興封鞏昌侯王宗原封六安侯鄭遇春封營陽侯費聚封平涼侯吳良封江陰侯吳禎封靖海侯趙庸封南雄侯廖永忠封德慶侯俞通源封南安侯華高封廣德侯楊璟封滎陽侯康鐸封

蘄春侯朱亮祖封永嘉侯傅友德封潁川侯胡均美封豫章侯韓正封東平侯黃彬封宜春侯曹良臣封宣寧侯梅思祖封汝南侯陸聚封河南侯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其食祿及賜帛各有差並

賜誥命鐵券

戊戌大宴功臣

宴罷上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心苦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宴安然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也明者能燭於

未形昧者猶蔽於已著事未形猶可圖也患已著則無及矣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戒勉也明日魏國公徐達率諸將詣闕謝　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燕語　上曰今成一統之業皆汝諸將之功勞達等頓首曰臣等起自畎畝際風雲之會每奉成筭出師征討問其次第如指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髮此天錫　陛下聖智非臣等所能與也　上曰曩者四方紛亂羣雄並起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強者縱於暴橫弱者不能自立荒淫者迷於子女

貪殘者躭於貨寶奢侈者溺於富貴剽賊者喜於戰鬭茲數者無救患之心徒爲生民之患若士誠友諒恃其兵强暴而無恩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守勤儉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嘗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有鄱陽之役與戰宜遠吾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併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攻以禦之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以服

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

宜無不下。或勸朕盡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

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

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

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

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非易定

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將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

征張李二人。望絶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

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

絶。困獸猶鬬。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

誠又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北

特餘事耳。若此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上一日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戰鬪爲能以必勝爲功。今閒居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横不法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常以此爲鑑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賢將並矣。○上頗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至諭之曰神仙之術以長生爲說。而又謬爲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

以喪其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恐一旦身沒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信然可以長生何故四海之內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住于世者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枯坐服藥以求不死況萬無此理當痛絕之

祭戰沒功臣

上思天下大定諸將之力歿存者得膺爵賞死者不復見矣乃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兄弟子孫俾食其祿羣臣莫不感動又設壇祭戰沒軍士優養其父母妻子

辛亥命戶部覈民數給以戶帖○乙卯封中書右丞汪廣

洋爲忠勤伯御史中丞劉基爲誠意伯○以吏部尚書王興福爲西安知府調刑部尚書郎本忠爲吏部尚書○十二月己未戶部請於陝西大小鹽池設鹽課提舉司及撈鹽夫專事煎辦從之

戶部言陝西察罕腦兒之地有大小鹽池請設鹽課提舉司撈鹽夫百餘人蠲免雜役專事煎辦行鹽之地東至慶陽南至鳳翔漢中西至平凉北至靈州募商人入粟中鹽粟不足則以金銀布帛馬驢牛羊之類驗值准之如此則軍儲不乏民獲其利從之

以翰林侍講學士魏觀爲國子祭酒編修宋濂爲國子司業○大明志書成命刊行之

先是命儒士魏俊民黃虎劉儼丁鳳鄭思先鄭權等六人編類天下州郡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爲書凡天下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縣八百八十七安撫司三長官司一東至海南至瓊崖西至臨洮北至北平至是書成命送秘書監鋟梓頒行俊民等皆授以官

建奉先殿

上謂禮部尚書陶凱曰事死如事生朕祖考陟遐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誠然於追遠之道豈敢怠忽徃復感嘆曰養親之樂不足于生前思親之苦徒切于身後今歲時致享則于太廟至於晨昏謁見節序告奠古必有其制爾考議以聞於是凱奏太廟祭祀已有定制請于乾

清宮左別建奉先殿以奉神御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于此祭祀用常饌行家人禮上從之

封右丞薛顯為永城侯俾居海南

上召諸將諭之曰右丞薛顯始自盱眙來歸朕于之厚而待之至推心腹以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略意氣迥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性剛忍朕累戒飭終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師還之日富妻守服衰絰伺之于途牽馬哭罵且訴冤于朕朕欲

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一以贍甯之家一以贍所殺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揜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爲劇等宜以爲戒諸臣皆頓首謝

始命祭無祀鬼神

上以兵革之餘死無後者其靈無所依命議祀禮于是禮官奏按祭法王祭泰厲諸侯祭公厲大夫祭族厲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然則鬼之祭宜也無所歸則必爲厲後世以爲非禮之正遂不舉

行此無依之鬼乃或依附土木爲民禍福以邀享祀者今分于國都王國各府州縣及里社皆祭祀之使鬼有祭享禍厲不興亦除民害之一也　上命京都築壇于玄武湖中天下府州縣設壇城北各里亦立祭壇歲以三月清明七月望日十月朔日長吏率僚佐晡時致祭正壇設城隍位壇下東西各廡地壇之南立石刻祭文京都謂之泰厲王國謂之國厲府州謂之郡厲縣謂之邑厲民間謂之鄉厲著爲定式

壬午詔廷臣言得失

上以正月至是凡日中屢有黑子詔廷臣言得失起居注萬鎰言日者陽之精也至陽之中而有黑子焉是陰

之奸乎陽也其在人事德爲陽刑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刑勝乎德小人勝乎君子臣請凡臣民有罪法當死者皆三覆奏毋輙置之刑小人而奸君子之位者黜之庶乎天象可感也吏部尚書郎本忠言日者君之象也在陛下脩德以禳之君德使脩則天變自消昔宋景公一言之善熒惑猶爲之退舍況陛下以天錫之資誠能益加脩省何天變之不可回哉且河南中原之士隱於山林者宜訪求之仕於朝者自能加其官或不能者加黜罰焉月事皆然天之仁愛人君監視告戒無所不在則人君體天心而施之於政者亦當無所不用其情也詩曰明明在上赫赫在下天人感應之機如此願陛

下毋怨上皆嘉納其言

丙申享太廟行家人禮百官免陪享畢　上諭禮部尚書陶凱曰經言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人僅方寸於此而能格神明於彼由至誠也然人心操舍無常必有所警而後無所放爾乃命禮部鑄銅人高一尺有五寸手執簡書曰齋戒三日凡致齋之期則置朕前庶幾心有所警省而不敢放也又諭李善長曰人之一心極難點檢起兵後年二十七八血氣方剛軍士日衆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誰能禁我者因思心爲身之主此如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點檢此身與心如兩敵然時自相爭戰凡諸事爲必求至

當以此號令篇得行肇成大業毎遇祭祀齋戒之時以爲
當整飭心志對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爲事物所動檢
持甚難蓋防閑此身使不妄動則自信已能若防閑此
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凱頓首曰陛下此言乃聖賢治
心之道心既治天下無難治矣

江左陸翀之覆校